

# 家乡年味别样浓

□ 高望飞

多少年心心念念，总想回老家过个年。小时候过年，走进腊月，一股浓浓的年味便扑面而来。东山的晨曦刚洒进村庄，芦花大公鸡就扑棱棱地飞到院墙上，对着天边的红日引颈鸣啼，给静谧的乡村平添几分生气。方圆几个村相隔不远，张村、万村、谢村、罗家沟、团城，彼此相见大都熟悉。那通往苏村小镇的沙石路上，买回年画和鞭炮的小后生，提着猪羊肉和烧酒惬意回家的红脸汉子，拎着新买的葱蒜、海带、粉皮、黑酱等年货往家赶的女人……大家相互打听听着年货的价钱，集市上的行情，说笑声、打趣声，村头落了村尾起，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临近晌午时分，日头渐渐升高，冬天的阳光也显得温暖而祥和。放了寒假的学生，成群结队地串着巷子追逐，追逐新春，追逐幸福，追逐那令人憧憬的生活景致。忙活了一年难得几日休闲的男人们，叨着旱烟袋围坐在村街头，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各家收成，时不时望望村口，期盼在外务工或念书的孩子早早回来过年。顽皮的小伙伴们掰着手指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盼不得一眨眼就到了大年三十。热闹街头，不知是哪个孩子放了个“穿天猴”，“啪”的一声在天空炸响，一股淡淡的火药味迅速弥漫开来。

乡下人过年大都要蒸几笼年馍，说是馍，其实就是用白玉麦面蒸的团子，只是形状和颜色如白面馍馍相差无几。到了年根，把白玉菱在滚水里一余，然后稍作晾晒，碾出的面又白又黏，再掺少量米面，蒸出的年馍好吃又好看。

蒸馍所用的柴火多半是孩子们周末捡回来的，有牛羊吃了叶子留下光秃秃的玉菱杆，有早在秋后就从田野里打回来的玉菱茬根，也有大人们从山上砍来的硬柴，这样的柴火耐烧火又旺。大约20分钟，一锅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年馍就蒸熟了。条件好点的人家，还要蒸少量花馍。蒸花馍讲究技巧，先将面团搓成馍状，然后用剪刀在背部剪开花，头顶摁颗绿豆，嘴巴衔枚酸枣，一只绿眼睛、红嘴巴的小刺猬即刻活灵活现、栩栩如

生。如果谁家年前嫁了闺女或侄女，还须再蒸些羊狗形状的年馍。元宵节前，娘家亲戚给婆家送一筐“羊狗”状的食物，预示着闺女一家的小日子会在新的一年过得红红火火、衣食无忧。

临近年根，无论走到谁家，都会有一股香喷喷的味道钻进鼻孔、钻进肚里，馋得你心里直痒痒。吃，并非简单的充饥，其背后蕴藏的智慧，才是最真挚、最淳朴的情感寄托。在这氤氲着浓浓年味的香气中，孩子们翘首以盼的除夕终于来了，整个村子变成一个通红的世界，屋檐下是红红的灯笼，窗子上是红红的窗花，门楣两侧是红红的春联，就连牛栏、鸡舍、猪圈、磨坊都也贴着红，凡与生活相连的地方都贴满了红。嘴里吃着红枣馍，手里用着红筷子，盘里放着红酸枣，肚上穿着红兜兜，上了年岁的人不好意思把红显露在外，就在裤带上、衣襟边隐隐挂点红。这红的渲染，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向往。

吃过年夜饭，再无往日的困顿。大人们点着红蜡烛围坐在通红的火炉旁守岁，不吉

利的話都甭提，净拣一些开心话调侃，时不时有朗朗笑声传出窗外，划破沉寂的夜色。小伙伴们不愿待在家里，提前穿过过年的新外套，打着红红的灯笼，拎着红红的鞭炮，东跑西窜，相互炫耀着各自的满足。

大年初一，最开心的事是给本家长辈们拜年，每到一家，娘们儿都要给个压岁钱，分发些核桃、柿饼、软枣之类的食物。孩子们并不把钱看得过重，他们看重的是压岁钱里的那份丝丝柔柔的亲情，是长辈们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和希望。

儿时过年就一个“闹”字，小孩荡秋千、放风筝、砸铜钱；大人舞狮子、耍旱船、唱道情……一个动作、一种姿势、一份情趣，都是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对传统文化的演绎，都是炽热情感的释放、内心世界的表达。

童年，总希望自己长大，而今长大了，年老了，却又希望自己像个孩子。我暗暗思忖，什么时候能顺着那弯弯的老路，回到那红彤彤闹腾腾香喷喷的老家，有滋有味过个年，再沿着陡峭的西坡小路回她娘家走趟亲戚，那该有多么的惬意。

诗林漫步

## 等待新春

(外二首)

□ 解先铭

村里的老母亲  
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秘密  
守候在炊烟袅袅的小屋  
等儿女归来，盼团圆

雪花飘落，覆盖着大地的寂寥  
牛羊在圈里欢快地叫  
老父亲，行走在田埂之间  
辛勤耕耘，只为丰收的喜悦

红炉火苗跳跃  
一家人围坐，笑声满堂  
火锅翻滚着年味  
酒香四溢，醉人心扉

老父亲话多，母亲笑盈盈  
儿孙满堂，乐融融  
年味，就在这欢声笑语中  
温馨、纯朴，弥漫在心头

写春联

父亲的手指在红纸上游走  
一笔一画间是浓厚的情意  
墨香四溢，春联舞动  
书写着新年的祝愿

村头那盏红灯笼高高挂  
照亮了父亲脸上那灿烂的笑  
笔尖跳跃，墨迹如歌  
是父亲给我们的温暖

年味在空气中弥漫  
春联如蝶翩翩起舞  
父亲的笔下，是丰收的希望  
是家家户户幸福的祈愿

红纸上的字迹如诗如画  
是父亲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他挥毫泼墨，激情四溢  
为我们描绘出新年的画卷

父亲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照亮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春联飘扬，是他的祝福  
是我们心中最美的风景

春到

年的脚步近了  
回忆像雪花纷飞  
糖果的甜  
引出儿时的欢笑

母亲在灶台转  
炊烟带着香气飘  
幸福在锅中沸腾  
那是家的味道

火锅翻滚，笑声中  
父亲举杯祝愿新春  
母亲为我夹菜  
心头泛起温馨

此刻，眼眶有些湿  
感动化作浪花  
年味浓如酒，醉人心  
家的温暖，永记心间

散文天地

## 麻花飘香

□ 张燕峰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喝过香甜软糯的腊八粥后，令人向往的新年深情款款、缓步走来。大人们开始紧锣密鼓筹备过年：洒扫庭除、贴窗花、压粉条、磨豆腐……每一项都很重要，但儿时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炸麻花。

炸麻花可是个技术活。由于那时只有过年才会做，大多数人并不擅长。因此每逢炸麻花时，村庄里的面食能手就会忙碌起来，她被邻居们请去做现场指导，那是属于她的高光时刻。

面粉头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好，太阳一露头就被搬到火炕上，煦暖的太阳光照在面粉上，让它挣脱寒冷的怀抱，即为醒面，下一步开始和面。其中大有讲究，面粉、水、麻油、鸡蛋、小苏打，要按一定比例放好。和面也是个力气活，因为家家户户都要和十多斤面，揉面非得青壮年男子才能胜任。于是，面食师傅和揉面高手走家串户，便成了乡村一景。

怎么搓麻花呢？先是揪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然后在宽大的面板上两头往反方向搓，搓成又细又长的螺旋状后对折，再两头反方向继续搓，当搓到一定长度时，再三折一下，然后把一端塞进去，这样一个麻花就搓成了。女人们边搓麻花边愉快地聊天，笑语盈盈。每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像绽开了一朵朵艳艳的桃花。

麻花搓好后，就开始最后一道工序，放在滚烫的热油中炸一两分钟，炸至发红，用大笊篱捞出来放到盆中，放满一盆再放到干净的筐箩里。有时候人们还要炸一些江米条和馓子，都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美食。

炸麻花是乡村盛事。炸好之后就要与左邻右舍分享，还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一些。麻花很好吃，轻轻咬一口，油香酥脆，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丝毫不逊色于城里的糕点。自此，麻花便成了孩子们的零食，饿了时吃一个，不饿时贪嘴也要吃半根。大人们也不责怪，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的，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

现在，人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当年炸麻花的人都已老去，再无炸麻花的心境和力气，各色糕点便取代了麻花。但是，我仍然怀念多年前炸麻花的情景，那是浓浓的父爱与母爱的味道，那是守望相助的家乡味道，更是魂牵梦萦的乡愁味道。

心灵吟唱

## 开往春天的列车

□ 陈来峰

当风起飞时  
风已不再是风  
列车犹如一只不知疲倦的兽  
从远方到远方

每到一个站台  
快马加鞭  
恨不得在云层  
开凿一条通向远方的隧道

每一个旅客都带着别离的眼神  
偶尔，也会聊几句沿途的风景  
只是，漫不经心

不知谁提及故乡的年  
于是  
洪水决堤  
空气中涌动着掩饰不住的喜庆

思念与牵挂的碰撞  
激荡起故乡的涟漪  
世界在飘动  
回首望去，看见了熟悉的炊烟

随感点滴

## 外婆剪窗花

□ 谢春芳

窗外，冬日的阳光透过古旧的木窗斑驳地洒在地板上，屋内则充满了过年的喜悦和温暖。思绪飘回到那个古老的小镇，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味浓郁的午后，难以忘记和外婆一起剪窗花的时光。

外婆是那个小镇上有名的手艺人，她剪的窗花栩栩如生，每一剪都透露着岁月的智慧和独具匠心。小时候的我，总是好奇地围在她身边，眼巴巴地看着她那双手灵巧地在红纸上舞动。

“剪窗花可不简单，要有耐心，要有想象。”外婆常这样对我说。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剪窗花成了我们沟通和共享快乐的桥梁。外婆首先会在厚厚的红纸上轻轻勾勒出图案，那些图案有时是繁复的牡丹和菊花，有时则是简约的梅花或竹叶。每一次，她都会让我猜这次的图案代表什么，而我总是兴奋地围绕着她，好奇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

外婆告诉我，窗花不仅仅是装饰，它承载着文化和祝福。牡丹代表着富贵，竹子则象征着坚韧。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剪纸的技巧，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尝试自己剪窗花。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剪纸总是笨拙而生硬，但外婆从不嫌弃，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她会告诉我如何调整剪刀的角度，如何用力平稳。在外婆的指导下，我渐渐能够剪出形态各异的花鸟、鱼虫。每当我剪出一个满意的作品，外婆总是笑得像个孩子。

外婆的窗花不仅美化了我们的家，更美化了整个小镇。每到春节，小镇上的很多人家都会贴上外婆剪的窗花。那些红红的图案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和喜庆。人们走在街上，都会驻足欣赏，外婆的窗花成了小镇的一道独特风景。

外婆的窗花，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让我懂得了传统的重要性，懂得了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仍需要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每当我看到那些窗花，我就会想起外婆那慈祥的笑容，想起那个充满年味的古镇，以及那段美好的时光。

在除夕之夜，溢着芬芳  
欢快地绽放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组成蜘蛛网似的赛道  
承载期盼的火车汽车  
像一个个跨栏运动员  
把大地的经纬线，一条一条甩向后

远山呼唤，树木招手  
田野畅怀，河流欢腾  
热情的脸庞遍布归途  
窗外呼啸的风，组成啦啦队  
为游子的征程，呐喊助威

活类。其实这些我还不不懂，小小学纪更说不出个究竟来，只觉得红红花的年画里，藏着我的年。我从兜里慢慢吞吞地掏出父亲给我买年画的零钱，果断地买了一幅一个大胖子抱着一条大红鲤鱼的年画。回到家里，父亲开心地说：“这预示着咱家的日子，一年会比一年好喽。”

此后，每年临近春节，我都会和同伴一起逛年集、买年画。从贴在土墙上的一幅幅年画中，我闻到了浓浓的年味，渐渐觉得中国人的年，是大海，是高山，是读不尽的一本巨著。等我真切看到红红的中国年，是从古老历史文明中跳出来的时候，我长大了。

隆重的中国年，又“咚咚咚”地大步朝我们走来。想起当年买年画，我又一次看到，中国人的每一个年俗，都是一份穿越历史的厚重，是一份珍贵！

报春图(国画)



师晓丹作

乡思乡愁

## 归途·游子

□ 谢春芳

在异乡的游子  
一进腊月，像蛰伏已久的生灵  
心在冥冥中，蠢蠢欲动起来

这个时候，回归着  
儿时稚嫩的动作

岁月如歌

## 年画记忆

□ 董国宾

年画，就像年的眼睛，亮晶晶地映出了年味。尤其在祖祖辈辈世俗的传统里，年画是中国人过新年的必需品。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买年画就是把热闹的年请到家里来。

八九岁时，我认识几个字后，买年画的任务就归我了。最初，父亲置办年货时，顺便从集市上买来年画张贴家中。在那个对中国年充满无限向往的小小学纪，刚上学的我理直气壮地将父亲买年画的任务抢了。父亲的脸笑成了花，一番叮嘱之后，我快活得像一匹小驹，转头融入赶年集的人流之中。

掰着手指，算着归期  
定格的日子，一步一步挪近  
人们在车站码头聚拢  
然后像候鸟一样，纷纷散去

风被向往吹散，雪被亲情融化  
归途再遥远，也阻挡不住匆忙的脚步

每个人，把对家乡的眷恋  
展成翱翔的翅膀  
把对亲人的思念，融入鼓鼓的行囊

在异乡栽培了一年的相思花

在那个衣食和民风简单淳朴的年代，庄户人家的房屋多为土墙，也不粉白，阴暗而窄小。在粗糙的土墙上开一个方形的洞，随意按上一个木格框，就成了窗户。冬天为了抵御风寒，将透风的窗户塞上一把稻草。庄户人安静地过着这样简朴的时光和生活，可每到过大年，家家户户欢腾起来，仿佛吉祥罩在了年的头上。赶年集是乡村丰饶的热闹年景，是冬天的冰寒与心中暖流激烈的交融。我穿一身破旧的棉袄棉裤，脚蹬一双不跟脚的棉鞋，嘴里“噗噗”地呼着热气，脑子里别无他念，只记得把红红的年画买回家，给年增添一份安详。

年画摊前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年画一摊一摊地摆在地上，也有的挂在摊主竖起的布幔上。我挤在人群里，年画种类多得晃眼，各式各样的多得数不过来。画面中有寿桃花卉的，有麒麟凤凰的，有鲤鱼元宝的，有山水鸟鱼、松竹梅兰图案的，还有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戏剧照片、民俗生